

海之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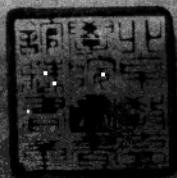
金
锚
文
学
丛
书

李云良

著

海之魂

李云良 著



0000112682

410978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之魂/李云良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11

(金锚文学丛书)

ISBN 7-5006-2635-5

I. 海…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873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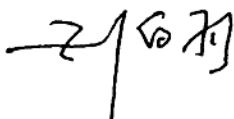
*

850×1168 1/32 10.75 印张 2 插页 246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1.30 元

《金锚文学丛书》序



海军政治部编辑出版《金锚文学丛书》，这是一个推动海军文学创作，加强军队战斗力建设的“工程”。首批出版的有海军作家创作的五部长篇小说，看得出他们力图全面、深刻地反映新中国海军的战斗、建设生活，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我非常爱海，每当我来到大海边上，总会急不可待地奔到大海跟前，为大海的波涛汹涌和浩渺辽阔所震撼、所迷醉。多年来，我还由于工作关系，到过从西沙群岛到旅顺口的许多海军部队，熟悉海军的许多作家，和他们有过亲切的交往。他们无一例外从业余创作开始走上文学道路，长期坚持在水兵的战位，扎根在海洋生活中，他们年年都有新作，都有新的进步。现在，又尝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波澜壮阔的大海和海的事业，着力描绘与大海融为一体并对大海做出贡献的新人，我格外高兴。我期待从他们中产生描写大海和中国海军的史诗式的作品。

军事题材文学历来在世界各国文学史当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学的童年正是从战争文学走过来的。马克思曾经说古希腊荷马的战争史诗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也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史诗般的作品使得中国文学大放异彩，我国革命军事题材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所涌现出的大批优秀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优秀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由于它描写了与人民命运、国家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尖锐斗争，由于它歌颂了革命战士为祖国、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由于它深刻揭露了侵略者和黑暗统治势力的残酷本性，着力描绘了在革命的悲欢离合中人的命运、人的心灵，有助于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战争观，使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军事文学的题材、主题和表现力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独特的审美效应，有其独特的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是其他题材作品所不能够代替的。

我希望海军的作家们努力表现中华民族的雄伟神魄，写好今天的“当代英雄”，创作出具有巨大心灵震撼力的史诗式的作品。

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七十周年前夕

若干年以后，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也许会对这一天的愚昧、冲动和热情感到可笑，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丝毫后悔之意，这毕竟是一种存在，一种希望，一种理想，一种人生，毕竟是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每个人的一生中几乎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无法达到的目标。这些梦想和目标在他们自己的时间走廊里永远回响……

“我是49年9月生的，我的年纪最大，我先来……”那个高个水兵毫不犹豫地用匕首割破了右手的食指，殷红的鲜血从皮肤下面涌了出来，他望了一下，毅然决然地用血在一块白缎子上写下了“固涛”两个字，那个“涛”字的最后一点还没来得及写，一滴血正好滴在那个点的位置上。“滴得真到位！”他说。

“我是老二，下面该我了。”闪亮的匕首在那个胖子手指上划了好几下，最后才下手，当刀尖接触指肚的一刹那，他的嘴角

抽搐了一下,但还是下手了,他的血黏稠度高,费了很大的劲才写下了“钟力波”三个字,笔画断断续续的,留了很多的空白,“我亏了,要比你们多写一个字呢!”

最后拿起匕首的是个精悍文弱的中等个子水兵,他看了一下匕首,又把它放下了,他用牙咬破右手的中指,端端正正地写着自己的名字:“马驰”,写一画,用拇指挤一下中指,让血多流一些出来,一共挤了三次。最后,他又用多余的血把那个“马”最后一笔的那个横描了描。

三个水兵写完后,举起白缎子,念上面的誓言: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两年前的今天,我们三个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您。现在,1968年的8月8日,我们服役的吉安舰,正在大海上巡逻,面向北京的方向,我们庄严地写下誓言。我们将誓言放进漂流瓶里,投进大海,让大海保存,让大海作证。

我们的誓言是: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爱舰爱岛爱海洋
风雨同舟度一生

发誓人:

固 涛
钟力波
马 驰

1968年8月18日10时整

白缎上的血字像一朵朵红色的小花。

马驰小心翼翼地将白缎子叠起来,装进玻璃瓶里。钟力波

用蜡封住瓶口。一阵骤雨正抽打着海面，所有的豪情都被打湿了。他们的灰色军装几乎和甲板是一个颜色，据说将传统的世界各国通用的上白下蓝海军军装改成灰色是为了全军的统一和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

固涛说：“但愿她四处漂泊，不要靠岸。漂过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最后永远留在北冰洋。”

钟力波说：“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她也在漂。”

马驰说：“即使她被海浪抛到礁石上摔碎，即使她被鲨鱼吞进腹中，我们用鲜血写下的誓言也不会改变。”

“谁变谁是乌龟王八蛋！”钟力波说。

“乌贼！”固涛说

“海草！”马驰说。

三只手一起将瓶子扔进雨中的大海……

玻璃瓶在海浪中漂浮，时而跌进波谷，时而跃上浪峰，闪闪烁烁，像一只眼睛，又像一枚奖章。突然涌过来的一片红色的波浪，远远望去，像血一样耀眼，这红色迅速扩散，一会儿就铺满了整个海面。风从滚滚波浪的发梢上掠过，溅起一排排的泡沫闪着血一般的红光……

三个人惊呼起来：

“赤潮……”

“赤潮……”

2

东海 鱼山以东海面

1988年8月

“舰长，已经进入85海区……”航海长走到固涛的身边轻声地报告。

固涛转身对一个中校说：“副长，你来指挥。”

192 舰是在去钓鱼岛附近的海区巡逻了半个月以后在返航途中经过 85 海区的。从 85 海区到母港只有四个小时的航程，也就是说 192 舰在傍晚前可以靠码头。

副长名叫朱加坚，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舰长，请接受我对她们的悼念。双车前进一。”他也是目睹那场悲剧的人之一，他的语调里充满了同情。军舰减速。他望着前方，用眼睛的余光关注着舰长。“等悼念一结束，就把速度加上去。”

固涛没有说话，默默地离开了指挥台，顺着扶梯下到了下面一层，舰长室就在扶梯的旁边。他走进舰长室，如同走进一个湿濡的梦境，恍惚中从橱里拿出一个小花圈和一个被烟火熏过的洋娃娃，那是他最后的依伴和留恋，也是他情感的寄托和爱情的最后港湾。

5 年前那悲惨的一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一天和今天一样，晚霞在海天之际燃烧，海面上一片璀璨。刚刚是八号台风过后，海风微弱，海面上的浪像是喝醉了酒一样，悠悠的，柔柔的，绸缎一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起伏。“突击队员号”导弹驱逐舰在进行了实弹射击之后，正从 86 海区进入 85 海区准备返回锚地。指挥台上，舰长固涛、副长马驰和航海长朱加坚正焦急地等待着火炮射击的结果。

枪炮长报告：“报告舰长，前后主炮全部命中目标。”

固涛兴奋地说：“好！”

固涛说：“副长，到了锚地，给大家加几个菜，枪炮部门一人奖励一瓶啤酒。”

朱加坚说：“再买些螃蟹。”

“报告，有一架民航飞机在呼叫！”警戒雷达兵用急促的声音报告。

固涛立即警惕起来：“各部门注意对空观察！”

指挥台上的水兵开始对空观察。

雷达兵在重复民航飞机驾驶员的呼叫：“我是 9986 航班，发动机故障……偏离航线……”

信号兵报告：“报告，右前方发现一个目标。”

固涛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架飞机：“波音 737。”

马驰惊叫起来：“不好！发动机起火……”

几乎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刻，客机两台发动机冒着火焰从高空向海面坠落下来，在飞机和海面接触的瞬间，一阵惨烈的爆炸声震荡了整个海面 and 军舰上每一个水兵的心，接着是一片火焰，火焰和晚霞迅速融合为一体，使海面变成浓浓的血色。一截尾翼带着火焰飞上半空，然后又落入大海，听不到它落海的声音。随即，海面就恢复了刚才的安详和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呼唤，没有哭喊，也没有一个人的影子，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固涛命令道：“全速前进，前往营救。”

192 舰拉起最快的速度，前往出事地点，水面上漂着大量的杂物，油渍，但没有生还者。

“立即向支队指挥室发报，”固涛口述电报的内容，译电员站在一旁记录，“我舰于 17 时 25 分 38 秒……在 85 号海区上空发现一架波音 737 中国民航客机……两台发动机起火，警戒雷达听到飞行员的呼叫，飞机于 17 时 25 分 42 秒坠入大海，并发生剧烈爆炸。我舰 15 分钟到达出事海域，展开营救，没有发现生还者，请指示我舰下一步的行动……192 舰舰长固涛。”

电报发出之后，192 舰一方面在等待支队的指示，一方面继续在海上搜寻遇难者。

不久，民航部门的有关人员乘着直升飞机来到出事海区，舰队指挥室也来了指示，协助民航部门打捞飞机的残骸和飞机的

黑匣子，经过两天的打捞，飞机的黑匣子找到了，也打捞上了一些飞机的残骸，其中比较完整的是垂直尾翼。遇难者的遗体没有找到。

到了第三天的傍晚，在军舰即将返航的时候，帆缆班长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在漂着。“副长，你看那是什么？”

马驰对身边的导水长说：“准备打捞！”

这时候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军舰的主机停了，开始漂泊。

马驰命令道：“打开探照灯！”

探照灯亮了，灯光在海面上搜索着，没有发现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帆缆班长用手电筒在舰舷边上照来照去的，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漂过来。

马驰走到帆缆班长的旁边问道：“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帆缆班长的手电照到了一个小的漂浮物。“副长，你看，这是什么？会不会是飞机上的？”

马驰说：“把它捞上来。”

这个漂浮物被捞了起来，马驰借着手电光仔细地看了看，原来是个洋娃娃，洋娃娃有明显的被烟火烧熏过的痕迹。“看来是失事的民航客机上的。”他来到指挥台，将洋娃娃交给民航打捞负责人。固涛看到了，“哦，一个洋娃娃……”他拿起洋娃娃看了一下，开始并不在意，他随手交给那个人，交出去之后，他突然感觉到什么，又连忙从那个人的手中拿过洋娃娃，仔细地看了一下说，“能不能把它给我。”

那个负责人说：“这怎么可以，这要让遇难者的家属来认领的。”

“舰长！”马驰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兆降临在固涛身上。

“哦……我只是想留个纪念……”固涛的一只手紧紧地捏着洋娃娃，洋娃娃的双脚流出了海水，那滴滴的海水在暗淡的光线

下看起来像血。

洋娃娃回到那个负责人的手上。

后来，固涛是在民航的保险赔偿会上重新领到那个洋娃娃的，那个负责人为此感动不已。

“舰长，您要喝水吗？”丁小满走进舰长室，“我给你泡杯茶吧？”

固涛的思绪从5年前的那个悲伤的时刻收了回来。“好吧，就泡一杯吧，要浓一些。”他将那个洋娃娃放进柜子里，拿起花圈走到舰尾，面对着这片海域站立默哀，他闭上了眼睛……

此时，192舰已经减速了。

指挥台上。朱加坚命令：“为5年前在85海区不幸遇难的9986航班的143位同胞鸣笛致哀！全体敬礼！”

军舰鸣笛，笛声悲怆，穿透5年的岁月，将记忆延续和重叠。

192舰的全体水兵站在不同的战位上朝着这片海域敬礼。

固涛将花圈抛向大海……

一些老水兵将早就准备好的小白花扔进大海……

白花和花圈渐渐地远去了；它们用思念和伤感去慰祭那些深藏在水下的永不归来的可怜的灵魂。

192舰在离开85海区两个小时后，海上起了大雾，出于安全考虑，支队指挥室让192舰去七姐妹岛锚地抛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返回母港。

第二天一大早，192舰就启航了，那时雾还没有消散，将近7点，这个庞大的钢铁骏马已经驶进了飞乐湾。

固涛没有刻意地去收腹、挺胸和端肩，但他的仪态总是那么标准，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动作显现出钢铁般的权威，目光流露出大海般的智慧，嘴角鲜明的线条表现出他的果断，只是他的眼睛有些红肿。

“双车进二!”

固涛指挥着“突击队员号”导弹驱逐舰进港。

“突击队员号”的舷号“192”三个数字影影绰绰,在雾中显出朦胧和神秘。

“靠码头部署。”固涛的口令低沉但畅亮,有一股金属的硬度和力量。

前后甲板和中甲板以及上层甲板片刻间就出现了站立整齐的水兵,用海军舰艇部队的术语说,这是站坡。全世界的海军军舰进港通用的一种仪式。

“双车进一!”固涛继续下命令。车手立即将车从前进二拉到前进一,军舰银灰色的庞大的舰体减缓了速度,舰尾刚刚还在翻滚着浪花,突然之间就凋谢了。固涛朝四周看了看,懒惰的雾开始解体,正分解成一片片的薄纱疾速飘逝。刚才还隐匿在深处的山峦、绿树、渔村、高压电线塔、卫星接收天线以及军港、码头上停泊的军舰,此时才显露出本来的面目。突然间,一缕缕的阳光出现,仿佛是从海底升起来的一般,有些出人意料。海面开始变幻,铅灰色被淡青色取代,继而一种淡淡的玫瑰红色统治了大海上所有的色泽。只有常年在海上漂泊的人,才能有幸感受这大海上色彩的细致变化。

信号台发出允许 192 舰进港的信号。

“同意我舰进港!”信号兵大声报告。

“左舵。”固涛下达口令。192 舰在海面上划了一个大的弧形,然后驶进了母港。固涛探出身子看了看前后甲板按照靠码头部署列队的官兵,满意地翘了翘右手的拇指,在心中说道:“瞧瞧!这就是素质!192 舰官兵的确是一流的!”他习惯地整了整帽瓦,居高临下地望着正在缓缓靠近的四号码头。

靠码头是讲究技术的,就像飞机着陆一样,全凭眼睛目测距

离和心算海流速度，一切均在片刻之间。如果距离测不准，角度对不好，或者水流计算不准确，都会招来麻烦。轻则重靠一次二次，重者擦掉军舰上的一片皮，或者伤筋动骨撞坏码头舰首之类。所以，每位舰长对靠码头都是慎之又慎，生怕靠出毛病来。再者每逢大家伙靠码头，总有很多人拥在岸上观看，这无形中使每位舰长造成一种心理压力，这是一种比赛，一种默默的但又充满张力的比赛，别看没有检查组考核组之类，但水兵们往往用眼睛用嘴筑起一座优劣的丰碑，因此每个舰长都大意不得。

固涛的靠码头技术在这个支队乃至全海军是出类拔萃的，从来都是一靠到位，而且不差分厘。去年在俄罗斯的海参崴，有十多个国家的军舰拥挤在那里参加欢庆二战胜利的庆典，轮到192舰靠码头了，美国第七舰队的导弹驱逐舰和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国的军舰早已在那里等候了，不知是安排不周还是有意刁难，给192留的位置刚刚能塞下自己的舰体。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稳定的心理状态，它的难度不亚于在奥运会夺金牌。随舰出访的舰队司令也不由地为固涛捏着一把汗。固涛稳稳当当地将军舰靠上了码头。美舰的舰长也不得不冲着固涛说了一声“OK”。

现在，固涛果断地下达着口令，声音洪亮，斩钉截铁，庞大的舰体稳稳当当靠上了码头。靠码头部署解除，舰员们三三两两来到码头上，出海半个月了，想念大地了。固涛从指挥室下来，回到了舰长室。他摘下军帽，脱下白手套，对着写字台上的一面小镜子，审查了一下自己。

通讯员丁小满匆匆跑了进来，“报告舰长，信！”丁小满，18岁，福建马尾人，普通话说得可不怎么标准，舰员们常常用他发音不准的一些字眼取笑他。比方，大家故意把“小满”叫成“马尾”，小满也就心甘情愿地充当“马尾”，马尾曾是福建水师的所在地，

现在是开放港口，并不丢人现眼。

固涛看了一下这封信，信封上是一行娟秀的小字，一看就知道是个女孩子写的，他打开抽屉，那里面已经有十几封同样笔迹的信了，他没有拆开看，就将手上的这封信放了进去，“马尾！给我打瓶开水来！”他关上抽屉。

“早就打好了！”丁小满说，“咖啡也泡好了，是摩卡，那瓶雀巢喝光了。”

“哦，摩卡？味道怎么样？”

“当然好极了。”

固涛喝了一口说：“不错。”

副舰长朱加坚走进来，他递上一份日程安排，“这是一周计划安排，全天放假，舰长？”

固涛扫了一眼日程安排表，然后签上名字。“让大伙儿好好休息一下，俱乐部有电影吗？”他说。

“没有安排。”朱加坚说。“有几步老掉牙的录像，大家不喜欢看。”

固涛说：“找码头俱乐部主任弄几盒录像带，看看有没有好的枪战片。”

“好！”朱加坚本想来个“双车后退二”一走了之，但退到门口抛了“锚”。“舰长，听说你要挪动一下泊位了？”他有些神秘地说。

“别听那些瞎传！”固涛说，“如今的消息真快也真多！”

“信息时代嘛！”

“往哪儿挪？去当舰队司令？”

“老支队长已经确诊是癌症了，而且还是晚期！”

朱加坚用一种客观的目光望着固涛。

“他不可能再回支队了，的确令人遗憾。这个泊位不能总是

空着呀？当然能驶入这个泊位的人很多，这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了。我个人认为两个副支队长和参谋长都不如你，你的呼声是最高的。”

固涛喝了一口咖啡。“那是你个人的看法，我现在是个舰长，不可能由舰长直接提支队长的。”他说。

“怎么不可能，八支队的支队长不是就从舰长直接提的支队长吗？现在正在培养跨世纪的干部，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说实在的，我还希望你当突击队员号的舰长，至少我们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啊！”朱加坚动情地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你，跟你在一块工作，心情舒畅，而且不用设防。”

“我对突击队员号也有深厚的感情，也不想离开，这些年不少人去经商，去大机关，到工作轻松的单位，我没挪窝，还不就是因为这俩字嘛，感情，有时候真说不清道不明。”

“这是一种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升华。”

“好吧，关于支队长人选的事不要随便议论。”

“没有议论，只有跟你说说。”

朱加坚走了，固涛搁下杯子，只觉得眼前一片波涛，在波涛中突然闪出一条航道。空出一个支队长的泊位，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和位置，莫非它就是为我准备的？这是海军部队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泊位，你如果能在这个泊位上停靠几年，那你就等于拿到了将星肩章，进入了高级将领的星系，那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咖啡的味道有点儿苦，丁小满又浓了。消息可靠吗？朱加坚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有很多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信息网。至少可以说决策层目前正在考虑这个位置的人选。

固涛往杯中蓄了一些水，将脑袋靠在沙发背上，大脑如同IBM的386正在高速运转，通过老爷子向有关方面施加影响？老爷子一向正经，他从不利用自己的网络为自己的儿子谋什么

官位，不像有些老家伙。向北京的一些战友探听消息，似乎意思不大，探听到又怎么样呢？秘书们又不可左右局面。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烦恼。随他去吧！是骡子是马已经溜了这么多年了，让坐在看台上的那些决策者去打分吧！但他还是忍不住地跑到支队部给上面的一个秘书打了热线电话，毕竟这个位置太诱人了。那个秘书告诉他，这个位置目前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固涛，一个是杜邦。杜邦？

打完电话，固涛在走廊上遇到支队政委杨海文，杨海文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了一些舰上的情况以后，话题一转，就谈起朱加坚来。

“固涛，假如你离开 192 舰，你看谁当舰长合适？我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杨海文说。

固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离开 192 舰？”

杨海文笑着说：“假如，没听懂吗？”

固涛说：

“好吧，那就假如……朱加坚恐怕不行。”

“那谁行？”

“马驰。”

“马驰？”

“他是个想干大舰的人，当初，他和杜邦因为一个女孩子，才离开九支队的。杨政委，我们在吉安舰上当水兵的时候，你是航海长，马驰是操舵兵，你应该了解他的。”

“那时候，你、马驰和钟力波不是号称三匹海上种马吗？有一次出海，你们三个人还一起放了一个漂流瓶。”

“政委，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那个瓶子还是我给你们找的呢！是个葡萄糖瓶子，不过，里面写些什么，我可不知道。”